

# 京剧

## “四大名旦” 的产生及 “流派”艺术 的形成

● 苏笑神

某国的公园里。据笔者所知，现在“变脸”的演出，有人已将川剧锣鼓取消，改用电声乐器、迪斯科乐曲、或配有京剧锣鼓的交响乐伴奏；而《滚灯》的演出，则是表演更趋杂技化，内容更加现代化，丑角皮金的形象也就更多“超越历史”的特色……毋庸赘言，这是艺术创造中的短期行为在川剧界中的反映；川剧的振兴，川丑艺术的发展，决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“艺术行为”。

简言之，川剧艺术的不景气的客观状况，是当代川丑演员综合素质难尽人意的主观原因，以及在文艺圈子中逐渐形成、蔓延的重利轻艺、华而不实、粗制滥造、浅尝辄止的“创作”风气，都对这一时期的川丑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，也是造成当代川丑演员戏路窄、剧目格调低、角色门类缺的重要根源。

### 结束语

综其所述，本文从纵向的视角，试着把川剧丑角艺术分为五个时期，就川剧丑角一代传人的形成和特点，探索川丑艺术的发展轨迹，提出了一些笔者所关注的问题，旨在能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求镜鉴，以利川丑艺术的弘扬与发展。至于

在 我国具有显赫声誉的四位杰出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先生，他们的演唱艺术驰名全国直到海外，人所公认，在京剧艺坛形成了旦角儿四大“流派”。然而，他们是如何产生和选出来的？以及是怎样形成“流派”艺术的呢？

应该从1927年说起，当时，在北京出版的《顺天时报》举行了一次“首届京剧旦角名伶评选”活动，邀请全国各地的读者自愿投票、公开选举。数月后的评选结果，第一名是梅兰芳的《太真外传》，第二名是尚小云的《摩登伽女》，第三名是程砚秋的《红拂传》，第四名是荀慧生的《丹青引》。就这样前四名剧中领衔挂头牌的主演，被当选为了京剧“四大名旦”，从此，“四大名旦”的声誉，传至全国，越来越高，誉满中华。

梅兰芳在四大名旦中，成名最早。尚小云、程砚秋相继崛起，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，他们3人在京剧的百花园内，已形成了“鼎足”之势。原为演“梆子花旦”的荀慧生改唱京剧以来，亦成后起之秀，红遍北京，唱响了大江南北。没有多久，即达到了与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并驾齐驱。

“梅”、“尚”、“程”、“荀”的成功，除了本身的条件好之外，更主要的是他们在艺术追求方面肯于吃苦，擅动脑筋。他们四位在幼年学戏时，具都大下过苦功，基本功颇为扎实。特别是能根据自己的擅长，非常用心地来学习、继承前辈及同辈表演艺术家的精华绝技，死学活用或活学活用，发挥创新，另辟蹊径。而且，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具有大胆的开拓精神，和适应观众的欣赏品位，无论是继承的传统戏，还是新编排的剧目，在“唱”、“念”、“表”、“做”、“舞”与其“音乐”、“服装”、“扮相”等方面，都敢大胆地革新，自闯新路，独树一帜，因而，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的“流派”艺术。他们在京剧名宿王瑶卿的倡导、建议、启发下，打破了“青衣旦”、“花旦”、“刀马旦”、“帅旦”之间严格分工的界限，和旦角行路划分的制约，丰富发展了京剧“旦行”的表演艺术，同时，

何为“得”，何为“失”，对“得失”所作的分析，我们今天应该继承什么，怎样继承，发扬什么，如何发扬，以及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发表的看法，只是笔者一家之言，未必十分准确，诚望得到各位师友、专家的指正批评。

在拙文结束之前，我还想补充一点：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，是对川丑一代传人的发现与培养。好在前辈川丑艺术家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资料；好在现代川丑中还有一些健在的艺术家；好在当代川丑中确有一些可望成才的佼佼者。无疑这对当代川丑一代传人的成长，对川丑艺术的发展，都是非常有益有利的。但是，岁月易逝，机不可失，这项工作必须有目标有计划地抓紧时间和机会进行。否则，不堪设想的后果迟早必然发生！总之，只有行当中各类别角色艺术的综合发展，才能形成川剧艺术的一代传人；只有艺术家群体的形式和总体艺术功能的发挥，才能促进川剧事业全面的振兴；对川剧丑角行当应作如是观，对川剧其他角色行当也应作如是观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浩繁而艰辛的“振兴工程”啊！

(全文完)

深化、规范了早期京剧“旦角”重唱轻表的细腻情感和人物的内在刻画，大大提高了在塑角色方面的质感，改变了自京剧有史以来“生行”为主的局面，具都各自组班（戏班）挂了头牌，及单挑唱了“大轴”。

正当四大名旦的辉煌期间，他们4位之间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段争奇斗艳，竞排新戏的局面。虽说有相互竞争，各不失弱的局面，但却能够恪守艺德，彼此礼让。他们各人根据自己的特长，大显身手，排演新戏，然以未出现过的“刨”与“抢”的不良行为。而且，每人都请了自己的编剧，梅兰芳组办的“承华社”戏班，聘请的是齐如山先生。尚小云的“重庆社”戏班，邀请的是李寿民先生（即“还珠楼主”）。程砚秋承办的“秋声社”戏班请的是罗瘿公先生（罗去世后是金仲荪）。荀慧生的“留香社”戏班，请的是陈墨香先生，这些人都是当年颇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剧作家。

梅兰芳排了一出全本戏《一口剑》（即《宇宙锋》，尚小云就紧跟着排出了《娥媚剑》，程砚秋很快就排出了《青霜剑》，荀慧生也不示弱，随之排出了《鸳鸯剑》（即《红楼二尤》）。梅兰芳上演了一出反映宫廷生活的剧目《贵妃醉酒》，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3位，不是不会演和不能唱这出戏，而是躲着、让着故意不演，另外各自重新创排了一出反映宫

廷生活的代表剧：尚小云排的是《汉明妃》，程砚秋赶排了《梅妃》，荀慧生排出了《鱼藻宫》（即《斩戚妃》）。梅兰芳演出《红线盗盒》，尚小云就贴出《红绡》（即《昆仑剑侠传》），程砚秋就上演《红拂传》（即《风尘三侠》），荀慧生就改编演出了《红娘》。

当年“四大名旦”在艺术上的竞赛，轰轰烈烈，红火之盛，一时绝响。而且，在剧目上各展其才，营业方面互不影响，友好相处，同时，又大大地丰富了京剧的“旦角”剧目，为京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奉献，确立了“四大名旦”各自艺术“流派”的精英地位。上海“大东书局”1931年出版的《戏剧月刊》上，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“四大名旦的优点比较表”。这个表内从他们的“天资”谈起，到“品德”为止共讲解了13项之多，其中有一项“旧戏”（指的是京剧传统戏），例举了一出全部《玉堂春》（以“嫖院”起到“团圆”止）剧目，梅兰芳的“起解”，尚小云的“庙会”，程砚秋的“会审”，荀慧生的“嫖院”，评论他们四位的演唱各有千秋，独具特色，且发挥了自己的优势。这样的景观，在当年的梨园京巢，被众人传为美言。如今“四大名旦”的流派风格又被一代接一代的传播发展，经久不衰，可见，四大“流派”的艺术魅力，为京剧史页增添了世人公认的光辉。

## 川剧《都督夫人董竹君》蓉城亮相

一出反映中国第一位女性民营企业家董竹君传奇故事的大型川剧，于8月23日晚，由四川省川剧院在新声剧场隆重推出。该剧由著名剧作家徐棻根据董竹君的自传《我的一个世纪》改编。

20世纪初叶，黄浦江畔，年仅15岁的少女董竹君毅然逃出青楼，与亡命上海的四川都督夏之时结为伉俪。数年后，随夫返回合江老家，却受到封建家庭的百般刁难与排斥。在那个军阀混战、动荡不安的岁月里，夏之时自甘沉沦，董竹君却面对世俗的眼光顽强拼搏，二人终因对人生价值认识的迥异而凄然分手。从此，董竹君肩负起生活的重担，她自强不息，在上海创办锦江川菜馆，

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，终于干出一番广为传诵的伟业。

该剧是四川省川剧院新世纪的第一出新创剧目，也是该院面向文化市场，铸造戏曲品牌，主动适应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新举措。为此，特邀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、著名导演熊源伟执导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专家韩生任舞美设计，以及北京著名灯光设计师王瑞国、著名舞蹈编导曹平、本土川剧唱腔设计王文训等加盟；省川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李莎、李艳冬担纲主演，息艺多年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重返舞台饰演老年董竹君，该剧主创阵容可谓空前强大，创作思路清新朴实。全剧充分运用虚实相生，古今相

融的写意手法，通过现代科技灯光变幻，结合大气而不显奢侈的舞台置景，营造出了强烈的舞台时空感，特别是大型移动三叠平台的使用如影视镜头般推拉摇移运用自如，更是让人耳目一新，既强调戏曲艺术的传统本质，又极具现代审美情趣。在具象与抽象，共鸣与间离的交融中，让观众在激烈的情绪中，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。

据悉，该剧拟应2001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邀请，于11月上旬赴沪参加该艺术节开幕式演出；11月中旬，赴南宁参加第七届中国戏剧节展演。

（郑瑞林）